

THE BONE CLOCKS

骨钟

大卫·米切尔作品



(英) 大卫·米切尔 著 陈锦慧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DAVID MITCHELL

The Bone Clocks

骨钟

D Mitchell

〔英〕大卫·米切尔 著

陈锦慧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骨钟/(英) 大卫·米切尔著; 陈锦慧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1

(大卫·米切尔作品)

ISBN 978-7-5321-6201-7

I. ①骨… II. ①大…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04843号

THE BONE CLOCKS by DAVID MITCHELL

Copyright: © 2014 BY DAVID MITCHE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4-871号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6-620号

出品人: 陈征

责任编辑: 曹晴

封面设计: 朱云雁

书 名: 骨 钟

作 者: (英) 大卫·米切尔

译 者: 陈锦慧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20

插 页: 5

字 数: 415,000

印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201-7/I · 4947

定 价: 78.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目录

热浪

1984 1

没药是我的,它的苦涩香气

1991 95

婚礼

2004 213

克里斯宾·赫尔希^①的孤独星球

2015 299

骨钟师的迷宫

2025

415

羊岬半岛

2043

557

① 这个人物也在《斯雷德大宅》中被提及。

热浪

——

1984

六月三十日

我刷地拉开窗帘，外面是干渴的天空和挤满大小船只的宽阔河道，但我已经开始想念小文的巧克力色眼眸，想念洗发精流下他背脊，想念他肩膀上一颗颗汗珠，也想念他淘气的笑容。我的心快发狂了，多希望我此刻睡醒时，人在皮卡克街小文的住处，而不是在我自己的差劲卧房。昨晚那些话就这么脱口而出：“噢，我真的好爱你，小文！”小文吐送出一团烟雾，模仿查尔斯王子的口气说：“荷莉·塞克斯，凭良心说，跟你相处也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我笑得差点尿裤子。不过，说老实话，我有点气他没有回我一句：“我也爱你。”但愿我能坦承一点。话说回来，杂志上不都说了，男生为了掩饰某些情感，会故意耍笨。真希望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他，真希望人类发明了某种可以让你随时随地跟任何人聊天的电话。这个时间他骑着他的诺顿摩托车正要去罗切斯特上班，身上穿着那件以纯银饰钉拼出“LED ZEP”字样的皮夹克。等今年九月我满十六岁，他就会用他的诺顿载我出去兜风。

楼下有人砰的关上碗柜门。

是老妈，家里没人敢那样摔门。

她是不是发现了？有个古怪的声音说。

不会，我跟小文一直很谨慎。老妈更年期到了，一定是。

唱机上躺着脸部特写乐队的专辑《害怕音乐》，我放下唱针。这张黑胶唱片是小文买给我的，那是我们在魔法巴士唱片行相识后的第二个星期六。这张唱片太迷人了，我最喜欢《天堂》和《记忆等不及了》这

两首歌,但里面每一首都好听。小文去过纽约,亲眼见过乐队本尊。他哥儿们老丹在演唱会当警卫,表演结束后把他弄进后台,于是他跟主唱大卫·拜恩和其他团员闲聊了几句。如果明年他再去纽约,就会带我一起去。换衣服时我看见身上有一个个吻痕,多希望晚上可以去找小文,可惜他去多佛跟朋友聚会。男人不喜欢女人爱吃醋,我只好装大方。我最要好的朋友史黛拉去伦敦的肯顿市集采购二手衣。老妈说我年纪太小,要有大人陪才能去伦敦,所以史黛拉找奥莉·杰希普一道去。今天我最值得期待的大事就是去酒吧吸地板,赚三英镑零用钱。乏味透了。之后我还得准备下星期的考试。我真想交白卷,顺道叫学校把什么毕达哥拉斯三角恒等式、《蝇王》和虫虫生命周期都扔进垃圾堆里。也许我真会这么做。

没错,也许我会。

下楼走进厨房,气氛像到了南极。“早!”我说。只有坐在窗边画画的杰科抬头看我一眼。雪伦窝在沙发上看卡通。老爸在楼下玄关跟送货员说话,酒厂的货车在酒吧前轰隆作响。老妈在切入菜用的苹果丁,故意不理我。原本我应该问她:“妈,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但我不干那种蠢事。看样子她发现我昨天晚归了,但我要让她主动提。我在谷片里倒些牛奶,端到餐桌上。老妈哐的一声盖上锅盖,走过来。“你应该有事情要解释吧?”

“你也早安,妈!看来又是个大热天。”

“小姐,你没什么话要说吗?”

风向不明的时候就装无辜。“说什么呢?”

老妈的眼神变得超级狡诈。“昨晚你到家几点了?”

“好啦,好啦,是晚了点。我道歉。”

“两小时可不是‘晚了点’。你上哪去了?”

我咔嗒咔嗒嚼起谷片。“在史黛拉家,忘记时间了。”

“是吗?这可怪了,真怪。我十点打电话到史黛拉家找你。你猜怎

么着，史黛拉的妈妈说你八点前就离开了。所以，荷莉，是谁在撒谎？你或她？”

靠！“离开史黛拉家以后，我去散步。”

“散步到哪里去了？”

我一个字一个字咬牙切齿地说：“在河边，可以吗？”

“那么你散步的方向是往上游还是往下游？”

我静默片刻。“有什么差别吗？”

电视传来卡通片里的爆炸声。老妈对我妹妹说：“雪伦，电视关掉，出去，顺手把门带上。”

“不公平！挨骂的是荷莉耶。”

“马上出去。杰科，你也一样。我要……”杰科老早不见人影了。雪伦走掉以后，老妈重新发难：“你‘散步’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吗？”

我怎么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好像掉进她的陷阱。“对。”

“那么你一个人‘散步’了多远？”

“什么……你要英里还是公里？”

“我看你是散步到皮卡克街，去找一个叫文森·科斯特洛的人吧？”厨房好像在旋转，窗外埃塞克斯郡那侧的河岸，有个竹竿似的细小人影正把他的自行车搬下渡轮。“突然没话说了吗？我来唤醒你的记忆：昨天晚上十点，关百叶帘，面街的前窗，罩了件T恤，穿得很清凉。”

没错，我确实下楼帮小文拿啤酒；没错，我确实拉了前窗百叶帘；没错，当时确实有人路过。我告诉自己别紧张，一个陌生人认出我来的几率能有多大？老妈想让我俯首认罪，没那么容易。“老妈，你当酒吧女侍未免大材小用，你该去帮英国安全局应付那些警察走狗。”

老妈用她的凯丝·塞克斯招牌怒目瞪我一眼。“他几岁？”

这下子我双手抱胸。“不关你的事。”

老妈两眼眯成缝。“显然是二十四岁。”

“你都知道了，干吗还问？”

“因为二十四岁的男人跟十五岁的女学生胡搞是违法行为，要坐

牢的。”

“九月我就满十六岁了。而且，我猜肯特郡警方应该有更重要的案子要办。我长大了，可以决定自己要交什么朋友。”

老妈点了根红色万宝路，我超想来一根。“如果我告诉你爸，他一定会活活剥了这个科斯特洛小子的皮。”

没错，我爸确实三天两头把酒鬼赶出店门，店老板不都这样，但他不是那种会活活剥人家皮的人。

“布兰登跟曼蒂·弗雷交往的时候也是十五岁，如果你以为他们只是坐在秋千上牵牵小手，你就大错特错了。印象中没听你警告过他：‘你可能会被抓去坐牢。’”

她把话讲白了：“男孩子——另当别论。”仿佛我是个蠢蛋似的。

我轻蔑地“哼”了一声，意思是：“真——不——敢——相——信——你——会——说——出——这——种——话。”

“荷莉，你听仔细了，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别想再见到这个……卖车的。”

“不瞒你说，老妈，我想见谁就会去见谁。”

“新规定，”老妈摁熄她的烟，“以后我天天开厢型车接送你上下学。你出门一定要有我、你爸、布兰登或露丝跟着。如果我瞧见这个拐骗无知少女的家伙出现在附近，我会马上向警方提出控告。没错，我**说到做到**，可别惹我。还有……还有……我会打电话给他老板，让他们知道他在诱拐未成年女学生。”

我细细咀嚼这番话，整整呆了好几秒。

我的泪腺开始抽搐，但我**绝不**让希特勒大婶称心如意。“这里又不是沙特阿拉伯！你不能限制我的行动！”

“你住在这个屋檐下，就要守这个家的规矩。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是是是，你有二十个哥哥、三十个姐姐、四十个爷爷奶奶，还有五十亩地的马铃薯要挖，因为过去在**该死的爱尔兰**，生活就是这样。可

是，妈，这里是英格兰，英格兰耶！而且现在已经是一九八〇年代。如果西科克那个烂地方的日子，他妈的那么光荣美好，那你他妈的又为什么大老远跑到……”

啪！我左脸挨了一巴掌。

我们四目相对：我震惊得浑身颤抖；至于我妈，我从没见过她这么生气，而且——我猜——她知道自己刚刚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我不发一语，以胜利者之姿走出厨房。

我没有号啕大哭，只啜泣了一会儿，那是因为太震惊。哭完以后我走到镜子前，眼睛有点浮肿，但上点眼影就可以解决……再涂点唇膏，刷上腮红……搞定。镜子里的女孩一头乌黑短发，身穿电影《四重人格》T恤和黑色牛仔褲，活脱脱是个成熟女人。“通知你一件事，”她说，“今天你要搬去跟小文住。”我开始列举反对理由，却半途打住。“好。”我赞成，说时脑子有点发晕，心情却立刻平缓下来。我也不上学了，就从此时此刻开始。中辍辅导员找上门来啰里叭唆之前，学校已经放暑假了。何况我九月就满十六岁，之后，去你的温弥山综合中学。我敢吗？

我敢。那就收拾东西吧。收拾什么？任何能装进我的大帆布袋的东西。内衣褲、胸罩、T恤、飞行夹克、化妆品盒和装手镯项链的OXO锡盒。牙刷和卫生棉条，这个月大姨妈有点迟来，可能随时会来。还要带钱。我数了数平常存下来的纸钞和硬币，总共十三点八五英镑，我的TSB银行存折里还有八十多英镑。小文当然不会要我付房租，再者，我下星期就会开始找工作：当保姆，到市场打工，或到餐馆端盘子，赚钱的方法可多了。那么我的黑胶唱片呢？这当下，我没办法把所有唱片都扛到皮卡克街，而老妈可能会气得把它们全送到乐施会的慈善商店。我拿了《害怕音乐》，仔细用我的飞行夹克包好后放进袋子里，以免折坏；其他唱片则藏进那块松脱的木地板底下。暂时先这样。我把地毯重新铺好的时候，吓得三魂七魄都散了：杰科站在门口看着我，身上穿着《雷鸟神机队》睡衣褲和拖鞋。

我跟他说，“先生，你差点害我心脏病发作。”

“你要走了。”杰科的声音像是灵魂出窍。“别告诉任何人。对，我要走了。我不会去很远，别担心。”

“我做了个纪念品给你，好让你记得我。”他给我一张圆纸板，是压扁的 Dairylea 奶酪盒，上面画了个迷宫。杰科超爱迷宫，都是因为他跟雪伦读的那些《龙与地下城》套书。他画给我的这个迷宫，由八九个同心圆构成，以他的标准来说算超简单的。“拿去，”他说，“它有魔性。”

“看起来没那么糟呀。”

“姐，‘魔性’指的是‘恶魔’。”

“那么你的迷宫为什么有恶魔？”

“你走在里面的时候，幽冥会跟着你。如果它碰到了你，你的生命就结束了。只要转错弯进入死胡同，你就完蛋了。所以你要把路线背熟。”

天哪，我完完全全有个怪胎弟弟。“好。杰科，谢谢你。嗯，我还要收拾几样东西……”

杰科拉住我手腕。“荷莉，把这个迷宫背起来，迁就一下你的怪胎弟弟。拜托你。”

我心头一凛。“先生，你怪里怪气的。”

“答应我会把迷宫路线记熟，熟到万一哪天你用得上，就算在黑暗中也能找到出口。拜托！”

我朋友的弟弟玩的都是 Scalextric 轨道赛车、BMX 小轮车或 Top Trumps 纸牌。我弟弟偏偏搞这种把戏，还净说些“找到出口”、“魔性”的字眼？如果他是同性恋，天晓得他要怎么在格雷夫森德这地方生存。我拨乱他的头发。“好，我答应把迷宫路线背起来。”然后杰科抱住我，这很不寻常，因为他不是个爱抱抱的孩子。“喂，我又不是去很远……等你长大点就会明白的，而且……”

“你要搬去你男朋友家。”

到这时候我不应该觉得惊讶了。“对。”

“荷莉，好好照顾自己。”

“小文人很好。等老妈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见面了。你看，布兰登跟露丝结婚以后，我们不也能跟他见面，对吗？”

杰科只是把画了迷宫的纸板塞进我帆布袋深处，最后再看我一眼，就走掉了。

老妈提着一篮酒馆地垫站在二楼楼梯口，仿佛她不是在那里盯梢似的。“我不是随便说说，你被禁足了。回头上楼。下星期考试，是时候该认真复习功课了。”

我抓着楼梯扶手。“是你说的：‘住在这个屋檐下，就要守这个家的规矩。’那好。我不要守你的规矩，**不要住你屋檐下，更不想你一抓狂就挨打。**换作是你也不会忍受这种事，对吧？”

老妈的脸抽搐了一下。如果她这时候口气放软，我们还可以谈谈。可是没有，她只是看看我的帆布袋，轻蔑地哼一声，仿佛在说：真不敢想象我女儿竟然这么蠢。“你以前还算有点脑子，现在没了。”

所以我继续往下走到一楼。

她的声音飘在我头顶上，有点紧绷。“学校怎么办？”

“如果上学真有那么重要，**你去呀！**”

“**我没有机会，荷莉！**我一直要管理酒吧，要养你和布兰登和雪伦和杰科，要帮你们买衣服，送你们上学，以免**你们**一辈子只能扫厕所，清烟灰缸，整天累弯腰，忙到大半夜才能睡。”

——这些废话一点屁用都没有。我继续下楼。

“好，你要走就走。去吧，出去吃点苦你才能学乖。我保证不出三天，罗密欧就会把你扫地出门。男人看上的不会是女孩子光鲜迷人的性格。从来就不是。”

我不理她。我从玄关看见雪伦站在吧台内侧的果汁货架旁，她在帮爸爸补货，但我看得出来她听见了。我轻轻跟她挥挥手，她也举起

手挥了一下，神情有点紧张。爸爸的声音从地窖活板门底下传上来，在轻声哼唱《莫西河渡轮》。最好别把他牵扯进来。当着妈妈的面，他会跟她同一阵线。但在酒吧常客面前，他会说：“我还没笨到卷进女人的战争。”客人们会点头如捣蒜，喃喃应道：“说得对极了，大卫。”再者，他知道小文的事的时候，我宁可不在场。倒不是我觉得丢脸，我就是不想在场。纽基在它的篮子里打呼。“你是全肯特郡最臭的狗狗了。”我说这话只是为了避免自己哭出来。“你这满身跳蚤的老家伙。”我拍拍它颈子，然后拉开侧门门闩，踏上马洛巷。门在我背后砰的一声关上。

威斯特街太亮又太暗，像对比色相失常的电视机。我戴上墨镜，镜片底下的世界如梦似幻，只是更鲜明也更真实。我喉咙发疼，全身微微颤抖。没有人从酒吧跑出来追我。很好。一辆水泥车沉重缓慢地驶过去，卷起的浓烟气流把七叶树拂得沙沙晃动。我吸进一口气，嗅到了温热柏油、炸马铃薯和垃圾桶里一星期没清理的垃圾臭味：清道夫又罢工了。成群的小鸟在空中盘旋打转，像古早时小孩子生日时会收到的那种串在绳子上的锡制哨笛。一群小男孩在克鲁克巷那座教堂旁的公园里玩踢罐子捉鬼游戏。去抓他！在树后面！放了我！幼稚的小鬼。史黛拉说年纪大的男人才是好情人，跟年龄相当的男孩子在一起，甜筒才拿到手，冰激凌就化了。只有史黛拉知道小文的事：在魔法巴士唱片行碰见小文的那个星期六，她也在场，不过她很能保守秘密。之前她教我抽烟时，我不断呕吐，她没笑我，也没告诉任何人。她还教了我很多关于男孩子的事。史黛拉在学校里是我们这个年级最酷的女生，就这样。

库克巷在河边拐了弯变上坡，我在那里转弯改走皇后街，差点被推着婴儿车的茱丽·沃尔科特撞倒碾过去。她的孩子正在哇哇大哭，她看起来累坏了。她怀孕以后就休学了。我跟小文非常小心，我们只有一次没有用安全套，就是我们的第一次。有点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处

女不会怀孕。这是史黛拉告诉我的。

彩旗绳横挂皇后街上空，像在庆祝荷莉·塞克斯宣布独立。毛线铺那个苏格兰女士正在为她的吊篮盆栽浇水；珠宝店的吉伯特先生正把一盘盘戒指放进面街的橱窗；肉铺子的麦克和戴夫正把一只无头猪扛下厢型车，车子里还有十几只猪尸挂在钩子上。图书馆外有一群工会男人拿着桶子在帮罢工的矿工募款，一旁还有社会主义劳工高举写着要煤不要救济金和撒切尔对劳工宣战的抗议牌。艾德·布鲁贝克骑着他的单车往这个方向滑行过来。我溜进室内市场，不想被他看见。他去年才从曼彻斯特搬到格雷夫森德来，他爸爸在那里因为盗窃和伤害罪进了监狱。他没有朋友，也没有想交朋友的意思。这种人在我们学校通常会被欺负，可是有一回有个六年级学生找他麻烦，被他揍得鼻子歪掉，从此没人敢再招惹他。他骑过去了，没看见我，车子横杆绑着一根钓鱼竿。我继续往前走。到了电玩游艺场时，有个街头艺人用单簧管吹着送葬乐曲。一个路人往他的打赏盒投进一枚硬币，他马上换吹《豪门恩怨》的主题曲。走到魔法巴士唱片行的时候，我探头往里面瞥了一眼。当时我在找R区的雷蒙斯乐队，小文贫嘴说他在找H区的Hot(火辣)、Horny(饥渴)和Holly(荷莉)。唱片行最里面摆了几把二手吉他。小文会弹齐柏林飞艇的《天堂之梯》前奏，但之后的始终没学会。以后我要趁小文上班时用他的吉他自学。我跟小文可以组个乐队。有何不可？蒂娜·薇玛斯是个女生，却是脸部特写乐队的贝司手。天知道老妈会摆出什么表情，当她嘴巴念着“她不是我女儿了”，却在流行歌曲排行榜上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老妈的问题在于：她从来没有体验过我跟小文之间这么真挚的爱情。当然，她跟老爸处得还可以，即使老爸既非爱尔兰人也不是天主教徒，这点老妈在科克城的家人并不是太满意。我爱尔兰的表哥表姐们老喜欢跟我碎嘴，说老爸跟老妈是先上车后补票，怀了布兰登之后才结婚。但他们结婚二十五年了，而且就我看来这段婚姻的质量也不算糟。不过，老妈跟老爸之间就是不存在我

跟小文之间的这种美妙爱情。史黛拉说我跟小文是心灵伴侣，还说我们俩根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走到米尔顿路的纳威斯特银行门外的时候，我碰巧遇见布兰登。他头发抹了慕丝，脖子系着涡旋纹花呢领带，艳丽的运动外套搭在肩膀上，你会以为他是要去帅哥学校，而不是史考特·康威公司的办公室。我这个老哥过去是个万人迷，我朋友的姐姐都为他疯狂。呃，真叫人反胃！后来他娶了他老板康威先生的女儿露丝。婚礼在市政厅举行，之后移师到乔叟乡村俱乐部办了一场俗艳的婚宴。我没当伴娘，因为我不穿洋装，尤其不穿那种会让你看起来像电影《乱世佳人》纪念玩偶的洋装。所以就由雪伦和露丝的侄女负责这档事。很多亲戚大老远从科克城赶来参加婚礼。布兰登是老妈的宝贝儿子，老妈也是布兰登的金牌老妈。晚一点他们俩就会大肆讨论我现在讲的每句话、每个细节。

“早，”我说，“最近好吗？”

“过得去。酒吧一切都好吗？”

“还不错。老妈今天春风得意。”

“是吗？”布兰登不解地笑了笑。“怎么说？”

我耸耸肩。“可能早上起床没有吃错药。”

“好极了。”他注意到我的帆布袋。“出门旅行吗？”

“不算是。我要去史黛拉家复习法语——然后不回家过夜。下星期考试了。”

布兰登好像很惊奇。“小妹，好样的。”

“露丝好点了吗？”

“没有。真搞不懂大家为什么都说那叫‘晨吐’，明明最严重的时段都在三更半夜。”

“也许是大自然趁宝宝出生前给你的磨炼，”我说，“晚上睡不好，吵架，呕吐……都需要耐力。”